


张孟良◎著

張孟良文集

第二卷 三辈儿

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本书列入
廊坊文艺成果精品出版工程
本书由
廊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资助出版



ISBN 978-7-80755-440-0



9 787807 554400 >

定价：300元（全八卷）

三辈儿

《张孟良文集》第二卷

主编：董春霖 副主编：张中吉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孟良文集. 第2卷 / 张孟良著; 董春霖, 张中吉主编.
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8.10

ISBN 978-7-80755-440-0

I. 张… II. ①张… ②董… ③张… III. ①张孟良—文集
②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44433号

书 名: **张孟良文集** (全八卷)
著 者: 张孟良
主 编: 董春霖
副 主 编: 张中吉

策划统筹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 刘红哲
康董康 贾 伟
李 鸥

特约编辑: 张建丽 赵玉洁
赵 青 刘继东

封面题字: 张孟良

肖像摄影: 孙德民

装帧设计: 廊坊大视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圣仁广告公司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 / 32 / 35 / 43

传 真: 0311-88643234

印 刷: 廊坊市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 / 32

字 数: 2500千字

印 张: 103.625

版 次: 2008年12月第1版
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440-0

定 价: 300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画卷

——写在《张孟良文集》出版之际

董春霖

八卷本的《张孟良文集》在作者已届八旬高龄的时候问世了。我和我的同事们为能够帮助张孟良先生完成这一人生夙愿深感荣幸，其间经历的一些事也是令人难忘的。

实在说，我没有资格来为《张孟良文集》作序。张孟良先生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，历经几十年的创作路程，著作等身，影响很大，而我只是一个晚辈，一个普通读者。促使我敢于动笔的原因，还要从我与张老相识谈起。

我与张孟良先生相识是在2000年我调到廊坊市文联工作以后。因张老是在原廊坊地区文联副主席（主持工作）的岗位上离休的，离休后回到静海县老家安度晚年，这样每年春节我们都要驱车去静海慰问张老。记得是去年夏天，我偶然接到张老打来的电话，表达了想出版文集的愿望，作为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的总结，并想得到文联的帮助和支持。我听后的第一个反应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很有价值。我与同事们商议此事，当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，都感到文集的出版对张老本人、对廊坊乃至全国文学界都是一件应该办而且应该办好的大事。其一，张老的文学成就自不待言，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

地，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成名之作《儿女风尘记》在全国影响很大，是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的十二部优秀作品之一，曾影响教育了一代人；其二，张老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，生活底子厚实，创作态度严肃，六十年笔耕不辍，不断有佳作问世，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确属少见，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文学创作的执着精神，实属难能可贵；其三，张老是廊坊文联的第一代领导者，他的很多作品是在廊坊期间创作完成的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完成这项事业。

大约在2007年9月间，我与同事范丽婷、张中吉、刘京文等专程到静海义渡口村张老的家中，商议编书的事。张老把他保存整理好的书稿、图片等资料全拿了出来。望着他那深邃的目光，使我们深感相托之重。临走时，张老提出由我给文集写篇序，且言辞恳切。我理解他的心情，但却不敢应承。我说，我们几位只是帮助您编辑出版，做好服务性工作，序言由您自己写最合适，您把几十年的创作历程，每部书的创作背景都写出来，放在卷首，这样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，也是文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张老觉得有理，但仍坚持要我写序，他写后记；并说，你就不要推辞了，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这个文集也出版不了，不要考虑资格什么的，你写最合适。话已至此，我只有尊敬不如从命了。

我知道张孟良先生的名字很早。1978年，我从大厂中学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，记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，就提到了张孟良所著的两部长篇小说，一部是《儿女风尘记》，一部是《三辈子》。当时我并不知道作家就在廊坊工作。这两部书当时都看了，而且印象非常深。特别是《三辈子》，看了不止一遍，书中的人物、情节深深地吸

引了我。扛长活的三辈儿的正直倔强，母亲的含辛茹苦，小娥的贤惠和悲苦，老地主曹秃子的阴险狡诈，老尼姑的贪财苛毒等等，以及书中人物富有个性的语言，仍历历在目。我想，一部好的作品一经阅读，那记忆就变成了永远。就像著名作家吴伯箫在散文《歌声》中所说的，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永久的。只是当时读这些作品时，我只有十七八岁，年龄尚小，还不能完全体会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。

在编辑《张孟良文集》的过程中，我又重读了这两部书。灯下翻阅这些已经发黄的书稿，在寂静的夜晚体味二十多年前初读这些作品时的感受，对每一个人物、每一个情节，特别是那些木刻版的插图，都备感亲切。《儿女风尘记》是张孟良先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成名之作，那是旧中国劳动人民辛酸悲苦的真实写照。从张天保一家人被生活所迫，辗转流落到静海运河之边安身，到闺女被骗沦为妓女惨死异乡；从天保告状到母亲悲愤自杀；从天保告状不成反被陷害下了大狱，到小马落到救济院，受尽折磨和凌辱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，作者向我们所展现的，是旧中国黑暗中农民的悲惨命运和对光明的向往。读后使我自然联想到画家蒋兆和先生的《流民图》，也联想到王式廓先生未完成的作品《血衣》。感人的文字一如感人的画作，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，是真善美的聚焦，而张孟良先生的作品向我们展现的，正是一幅感人至深、催人泪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画卷。

创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，张孟良先生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用生命写作的作家。从他第一个创作高峰而产生的《儿女风尘记》和《三辈儿》看，作家对所描写的时代、人物、景物是那样的熟悉，细节刻画是那样的真切。他所

塑造的人物不是一个、两个，而是性格各异、有血有肉的群像，他们的悲苦遭遇，他们的爱恨情仇，他们的正直善良，都表现得入木三分，跃然纸上。我想，没有对那个社会真切的体验，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，没有对劳苦大众深切的爱，是写不出这样的优秀之作的。司马迁说“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”；李大钊说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。可见，自古悲愤出诗人，强烈的爱憎情感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。前不久我偶遇一位中国作协《诗刊》社的编辑，自然谈起我们正在编辑《张孟良文集》一事：她说：我从小就知道张孟良，小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读《儿女风尘记》，我们几个孩子都感动得哭了。以她的年龄推断，那应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。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，张老的作品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多么大。继《儿女风尘记》、《三辈子》之后，张老又相继写出了《血溅津门》、《洼淀烽烟》、《沽城荡寇》、《义霸争雄传》、《红军的儿女》等多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，迎来了他一生创作的又一高峰，从而更加确立了他作为一位大作家的地位。特别是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血溅津门》，一经出版即受到广泛好评，大家争相传看，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，更是反响强烈，妇孺皆知。

张孟良先生以写长篇小说见长。他的作品语言质朴无华，极富个性，人物刻画生动深刻，细节描写真切感人，看后就很难忘怀。他所塑造的那些可亲可爱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，至今仍活在广大读者心中。张老的成功来源于他对祖国、对人民深切的爱，来源于他那善良正直的胸怀，当然也来源于他几十年艰辛的努力。纵观其创作全貌，他始终把自己的文学事业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。树高千尺在根深，他所走的是一

条植根生活沃土的扎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。这也正是目前一切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最应该思考和学习的。张孟良先生是我崇敬的一位长者，一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。他的祖籍虽不在廊坊，但解放以后，他长期工作在廊坊，与廊坊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为廊坊培养了众多的文学人才。他的文学成就既是全国的，也是廊坊的。从这一点上说，廊坊应该感谢他。

张孟良先生的晚年生活很丰实，除了写作，还擅长笔墨丹青。两年前，我参加了张老的一次个人书画展，感受到了老作家才华横溢的另一个方面。“老树着花无丑枝”，张老的写意花鸟画就像他的文章，拙朴苍劲，气韵生动。据专家评论，张老的中国画很有水准，深得吴昌硕、齐白石等大家的笔意。

现在《张孟良文集》出版在即，我谨代表廊坊市广大文艺工作者，对文集出版表示祝贺，并真诚祝愿张老晚年幸福，健康长寿。

2008年春于廊坊市文联

县城北门外头，离城三里多路远，有个曹家庄。曹家庄有二百多户人家，是一祖一姓，都姓曹。如果外庄人给谁家捎个口信来，忘记了名字，上庄来打听“老曹家在哪儿住”，指给他哪个门口都不能算错。

庄上有个财主名叫曹光祖，人们都叫他曹秃子。不知是他家哪一代祖宗，曾被封为裕庆王。皇帝分封土地，跑马占圈——就是一名善骑的武士，乘一匹快马尽性地飞跑，大大地奔一个圈子，凡是圈内的土地，也不管谁家的，统统都归了裕庆王府。不过这些土地，都被曹家历代子孙挑扔出去了；到了曹秃子这一辈儿，仅剩下两顷多地。俗语说：船破有底，底烂有帮。如今虽说难比当年裕庆王府那种势派，可也算得曹家庄上首富之户了。

在曹秃子他爹曹润田活着的时候，曹秃子在天津卫开煤厂。这小子是个吃喝玩乐的浪荡子，成天论夜地泡在窑子里，糟践了不少钱财不算，还染上了脏症候。为了治病，着实叫花柳医生敲了竹杠去，把个煤厂全花光了，才算把病治得收了口儿。病虽说好了，可是杨梅升天浸骨入髓，落下残迹：脑袋脱得没了毛儿，两只耳朵烂得打了卷儿，鼻子也塌了，嘴都烂到一块堆儿去了，仅在偏嘴角剩下个小窟窿，只能吃面条；如果吃别的东西，必须用那烂剩下的七个半截手指头捏碎了，不点儿不点儿地往小窟窿里填。也曾有人劝他到医院去动手术，把小嘴儿刺大一点儿；他说那玩艺不大保险，弄不好就会要了命去，还是原封不动的好。

因此，就让小嘴儿那样去了。病总算好了，命也保住了，煤厂关闭了，伙计辞去了，便带着后婚老婆小洋人回到曹家庄。那时候，他爹正在病中，在病床上一见他这种德行回家来了，又气又恨，不久就一命呜呼了。他爹死了之后，他继承了家产。不久正赶上闹“七七事变”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，兵荒马乱，人心惶惶。别人都还摸不清日本鬼子是什么脾气，谁也不敢出头办公。曹秃子本是在天津卫见过世面的人，曾跟日本鬼子打过交道，他看出门道来了，觉得如今正是“英雄用武”的时候，便趁着慌乱劲儿，抢了个保长。

曹秃子这人的长相实在难看，除前面说的秃脑袋，卷耳朵，塌鼻子，小嘴儿歪着，七个半截手指头之外，还有不少添彩：六尺高的细长身子，还有点水蛇腰，芥菜疙瘩似的一个小脑壳，细长脖儿，仙鹤腿儿，钩链脚儿；一年四季秃脑袋上老是扣一顶红疙瘩青缎瓜皮小帽，穿长衫罩马褂。从头上到脚底端详一番：看头像乌龟，看腿像车梯，看整身像根三道弯儿的秫秸。这人还有个癖病：五冬六夏，吃饭睡觉，上炕下地，出门行路，手里总是托着一个镶着蓝珧琅磁的白铜水烟袋。出来进去有事没事的，常常是一手托着水烟袋，一手摇着雁翎扇，走起路来一步三点头，说叫谁倒霉，只要用雁翎扇一指，轻者罚款、倾家荡产；重者下狱、丧命。人们当面管他叫保长，或是按族里的辈分称呼他老爷；可是一转脸儿就咬着后槽牙骂起来：电灯泡，臭鸡蛋，秃鬼，秃嘎巴，什么难听什么解恨就骂什么。

1945年接近麦秋的一天晚上，在曹秃子家中，掌上灯吃晚饭。吃起饭来分四下：一明两暗的北上房，曹秃子同小洋人在西里间屋吃；曹秃子前窝老婆扔下个狗食儿子，名叫曹金龙，庄上人们都管他叫滚地雷，他同着自己外号叫扯子的媳妇在东里间屋吃；扛活的曹金虎，人们通常管他叫三辈儿，他一手托着个半糠

半菜的黑饽饽，一手捏着块生了蛆的臭咸菜，自己一个人蹲在院里滴水檐底下吃；小娥是他家收容的一个近族侄女儿，既不算主人也不算扛活的，虽说跟扛活的吃的是一类饭食，可是不准她上里屋去吃，也不准她到院里跟三辈儿一块去吃，自己搬个坐杌，在外间屋就着锅台吃。吃饭时，除了三辈儿自吃自取而外，其余的人都是属猪的，全张着嘴等吃擎喝。小娥吃起饭来跑个不停。一会儿西屋秃子要汤，小娥急忙放下筷子跑进去给盛汤；一会儿东屋滚地雷又叫喊馒头没有了，于是小娥又得赶快扔下饽饽给东屋送馒头；回来屁股还没挨坐杌，就又听小洋人把嗓子提得又尖又高，带着气头子骂她忘了端酱油，小娥又赶快跑到西厢房，把酱油倒在小碟里给小洋人送进去。一顿饭总要跑十几趟。两个耳朵还得支楞起来小心听着，伺候迟一点儿就要挨打受骂。一家人都放下筷子不吃了，小娥那个饽饽才刚咬了几口。扯子媳妇是不管这些闲事的，公婆喊叫她假装听不着，丈夫碗里的饭吃光了她佯作看不见，只顾低着头呱唧着嘴儿吃她的。偏偏忙了个小娥。

三辈儿跟小娥很要好，俩人挺投合。他最看不惯这种情景，觉得小娥太受气，心里怪疼得慌；可是自己是个扛活的，帮也帮不上，说也说不得，这可真是爱莫能助了。吃起饭来就有气，狼吞虎咽地填饱了肚子，眼不见心不乱，赶快走开算了。

滚地雷今天穿了一身青缎子裤褂儿。小褂上钉着一排十三个白疙瘩襟子，他说这叫十三太保。长袖筒儿，高高地挽起一块，露出一节白袄袖。小褂的左上角有个小口袋儿，装着一块金壳怀表，黄澄澄的金表链儿拴在疙瘩襟儿上。他吃过了饭，抹了抹油滋麻花的大嘴头子，张开手，手指上套着一串金溜子，叉开五指，往大四楞子脑袋后头划拉划拉油光溜滑的大背头，然后从小褂儿的衣兜里掏出个十四开金的烟盒子，从中剔出一支红炮台牌的香烟，在烟盒上敦了敦，一个酒嗝打上来，一张嘴露出一口大

金牙来，直起脖子把酒嘬喷吐出去，这才把烟卷叼在厚厚的大嘴唇上，打着自来火吸着了烟卷儿，拖拉着一双鹰尖皮脸儿青礼服呢沙鞋，从东屋越过外间屋走到他爹娘住的西屋门口，“呱哒”一声揭开竹帘子走进屋里去。

屋里摆的躺柜、立橱、梳妆台、花瓶、古玩、挂钟，墙壁上挂着两幅名人字画，画的俱是山水人物；四扇合叶窗户开着，新钉的绿纱窗，小风溜溜地吹进屋中，屋里挺凉快。炕上铺着一条可炕大的宣化府炕毡，毡上铺着一张台湾草的印花凉席。炕当间放着一张虎皮色竹饭桌，桌上零乱狼借地摆着筷子、勺子、大碟、小盘、饭碗、酒盅、酒壶，横七竖八扔打着。那只黄花狸猫趴在桌上，扒着盘子，歪着头咔嘧咔嘧地嚼鱼刺。这时，曹秃子和小洋人早吃饱了饭，正在悠闲自得地歇着。

小洋人盘着腿儿坐在炕头，两只鼓锤似的小脚拢在怀里，左手托着脸颊，右手捏着一根玉疙瘩头儿的白银头簪，张着小嘴儿在挑剔稀松的牙缝。一面剔着一面喷着嘴儿，不住地把剔出来的肉丝喷吐到炕沿下。看她那半死不活的劲儿活像个幽灵。四十多岁了，头发已经脱了一半去，透过一片稀稀零零的黄头发，可以看见光亮的头顶，脑后用两络假发结了个小盘头，还插了朵红石榴绒花儿。一张干黄枯瘦的小窄脸儿，像个干丝瓜。看她总是哭丧着脸儿，青眼圈胖胖着，两只小圆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窝里，老像含着两包眼泪，刚哭过的样子。人们一天到晚也看不见她有个欢喜脸儿。如果不是她正在不住地喷吐肉丝，看着就跟死人一模一样。她跟随曹秃子乍来庄上时，曾一时引起人们的谈笑，见她那瘦小干枯的身材，炸叉着两只小脚，一步迈不了四指，妖里怪气的样子，吃饭像只猫，两口就饱了。庄上人们看着稀奇古怪，都叫她小洋人。那时，曹秃子的大老婆——滚地雷的妈妈还活着，因为曹秃子宠爱小洋人，恼恨大老婆，张口就骂，扬手就

打，曹秃子跟小洋人这屋里，成天价煎炒烹炸大吃二喝炒麻豆腐，她自个儿那屋里却是冷炕凉枕头，有了病连个人问一声都没有，争风吃醋，气得生了一场大病，三个月没起炕就呜呼哀哉了。从那时起，小洋人就成了这一家的灶王奶奶——一家之主了。她看不上前窝的孩子，也遇着滚地雷这小子混账，猴屁股都着把手儿，他就像外间屋佛爷桌上那口铜磬，一天至少也要叫小洋人敲打三遍。滚地雷稍大一些就不怕她了，跟她对打对骂。俗语说神鬼怕恶人。小洋人见滚地雷敢跟她对打对骂了，再也没有法儿降住他，就不敢再欺负他了。为了拢住滚地雷，她跟曹秃子一捏鼓，打算给滚地雷娶个媳妇。因为小洋人是城市人，她看不上那些“拙手笨脚的担水抡锄”的乡村女人，就从天津卫娶来个媳妇。

这个媳妇长得还不丑，中等女人身材，胖墩墩的，留着一脑袋帽缨子头发，爱穿红裤子绿袄大红鞋，擦胭脂抹粉涂口红，常常是用官粉抹一张大白脸，打两个红红的大嘴巴，就跟演傀儡戏耍的布娃娃似的。这媳妇就是有点毛病，说起话来着三不着两的，胡说乱道，驴笼套马缰绳，东葫芦扯到西架上，说起来没头没尾，她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，叨叨起来就没完没散。因为这个讨人厌的毛病，人们都管她叫扯子媳妇。

小洋人见滚地雷像个螃蟹似的横着身子闯丧进来，她也不知打哪儿来的一股气儿，故意把脑袋使劲儿一扭，脸儿朝向东面的板断墙，粗粗地从鼻孔里出了一股气，狠狠地朝炕下啐了口唾沫。

滚地雷当啷着四方大脑袋吸着烟卷儿，烟气从两个大鼻孔眼里喷吐出来，熏得满屋是烟。呛得小洋人直咳嗽。他把两只大白眼珠子往上翻着，恶狠狠地膘了小洋人一眼，真想一口把她吞进肚里去。滚地雷一见小洋人就有气，如果不是老秃子宠爱她像个

宝贝儿似的，这小子早就收拾她了。老秃鬼一口气上不来蹬了腿儿，他真会掐死她。滚地雷咬咬牙，把脚一跺，又把大四方脑袋扭过去瞅他爹。

曹秃子的耳朵有点聋，滚地雷进屋来他没有入耳，仍然依靠在炕梢红漆被格子上，眯缝着眼儿，不住地摇晃着发亮的秃脑袋，好似正在苦心思虑什么为难着窄的心事。秃脑袋摇晃了一阵，又把水烟袋塞进那个小圆窟窿嘴里，呼噜噜呼噜噜吸起来，弯着腰弓着腿，蜷曲着身子，看去就像个大大对虾。滚地雷倚靠在炕下西面黑漆乌亮的躺柜边，青灰似的一张方面，满脸横肉，眉宇间斜刻着两道深深的立纹，脑门上横着一道长疤痢，那是去年往河南^①“讨伐”去，被一个妇女会主任用菜刀剃的。两颗凶光逼人的大白眼珠子，平时总是瞪得溜圆。他的脸朝着对面蓝布镶边的竹帘子，把吸了半截的烟卷儿，用力往痰桶里一丢，啞的一声浸灭了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啞啞一声响，他撩起眼皮来一膘，原来是那只黄花狸猫蹬翻了碟子。滚地雷一皱眉头，拧起个黑疙瘩，朝着正在外屋晃来扭去的扯子媳妇，恶声恶气地怪叫一声，骂道：

“扯子，你他妈的干什么啦？碗朝天盆朝地的，来个人看看像吗样子？还不快拾了！”

“拾？在这里摆着多好看呀！”小洋人每逢在这个节骨眼上便趁火浇油插嘴数落起来，“我们没见过，白说，说破了嘴落个豁子。”

“我不是烧香了吗？”扯子媳妇在外屋申辩着。随着便没完没了地嘟囔起来：“天天骂我，我这辈子算倒了霉啦，上辈子没做好事，叫我嫁到这里来，明天房塌了，把我砸死就好啦。”

^①这里说的河南是马厂减河以南。

这时小娥还没有吃完饭，一听滚地雷怒声恶气地骂起来，便赌气扔下饭碗，撅着嘴去西屋收拾东西。她干起活来挺利索，手儿又轻又快。她先把残菜剩饭归置到一块堆儿，把空碗闲碟迭罗起来端到西厢房；然后又跑回来，按着小洋人的规矩，把剩下的馒头、肉菜，全放在她这屋里的柜橱子内；然后再擦干净饭桌，携到外间屋去，回去又扫了炕，扫了地，把菜饭渣子拣起来，扔到猫碗里，接着又跑到西厢房去刷锅。

这时，扯子媳妇把千家佛、财神爷、天地君亲师、五大家、关老爷、灶王爷各香炉里都插上了香火，她跪在地上，一方一家地磕头，她一边磕头，一边仍然喋喋不休地嘟囔着：

“是我的错吗，就骂我……”

“我骂你，我宰了你！”扯子这么一嘟囔，把滚地雷嘟囔火了。滚地雷一边大声吼骂，一边拖拉着沙鞋噼隆卜楞从西屋追出来。扯子媳妇也就不敢再言语，吓得连滚带爬，拔起腿来就朝外边逃去。滚地雷追到院里，见扯子媳妇已经逃到大门口外头去了，也就不再追了。他瞪着眼，叉着腰，歪着脖子，恶狠狠地骂了两句，便又回到他爹这屋来。

“爹，把三辈儿干掉得了！”滚地雷回到西里间屋，仍然倚靠着西面那个躺柜边儿，两只大白眼珠子朝他爹翻了个翻，喻声恶气地喊了一声。待曹秃子刷的一下张开眼皮，一对黄瘪的眼珠向他一拧，他又歪着四方大脑壳粗声怪气地说：“除治死他，咱爷们心净！”

“嘘！”小洋人听了吓了一跳，慌忙朝滚地雷一摆手。然后欠起屁股来，撩起板断墙上那块小玻璃窗的花窗帘儿，伸头探脑地朝外间屋撒打了两眼，外间屋一个人也没见；她还不放心，又尖着嗓子喊了两声：“小娥，小娥！谁在外间屋啦？”

“唉。”小娥在西厢房刚刚完锅，正要把泔水提去喂猪，刚走到当院的荷花缸跟前，忽听小洋人连声怪叫，不知道叫她干什么，便赶紧放下泔水桶，三步两步颠进北上房西屋里，望着小洋人那张阴沉的脸子问道：“老婶儿，做吗呀？”

小洋人转转塌眼珠想了想，便吩咐道：“我白天在西头杂货铺斗牌，把烟嘴丢在那里了，你快去给我找回来。”小娥答应着走出屋子。她走到窗户跟前，又听小洋人高声嘱咐道：“把大门带上！”小娥带严了大门走出院子之后，小洋人才气头子不打一处来地望着曹秃子说给滚地雷听，申斥道：“以后你们再说这种紧要的话可得小心着，要把她支出去，走漏了风声可了不得！还有扯子媳妇那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什么事儿只要叫她知道了，比电匣子还快，一会儿全庄就都知道了。什么事情也不能叫她们知